

一部个性化的阅读史

# 书与画像

著 / 邹波



华夏出版社

一部个人化的阅

---

# 书与画像

著 / 邹波 \_\_\_\_\_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与画像/邹波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6

ISBN 7-5080-3082-6

I. 书… II. 邹… III. 书评—选集 IV.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0716 号

责任编辑:王一方 陈希米

装帧设计:李立玮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版 次:2003年6月北京第1版

200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开

印 张:7.25

字 数:190千字

定 价:13.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通过误读接近写作

(自序)

意大利作家昂伯托·埃科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这话我相信，我还相信如果没有误读就没有读后感。如果没有误读，你读完一本书之后什么都说不出来，你写不出一个字，同时你得到相应的回报：你将记住书的每一个字。

但我宁可用书的每 10000 字换自己写的每 1 个字。

我们可以就此写篇科幻小说，探讨 2056 年人类的阅读体验，技术很可能使人类在阅读时特别专注，这也正是快速阅读理论对阅读状态的基本要求：短暂的高度专注。

实际上埃科在其小说《玫瑰之名》中已影射了这样一位完美的读者——一位在纽约某大学教书的朋友，他形容他是“一个狼吞虎咽的读者，他可以背出图书馆里所有的书，但是他有一个奇怪的弱点，那就是他没有创作的能力。”

但这仅仅属于人类状况的“少数派报告”。目前多数人的阅读体验仍然是相反的——我庆幸自己仍然是大多数人中的一员——这也是本书力求表现的“阅读的真实状况”：本书是对其他书的误

读。

通常情况下,胡思乱想严重干扰着阅读,干扰着我们对书的记忆,否则我们就能记住书里的每个字,但否则音乐中也就不会有强弱;生活里也就不会有所谓最重要的书、最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事件、最重要的细节、最重要的人……

我承认我的记性相当糟糕,我只记得住最重要的东西。我在妈妈生日那天给她打电话却忘了那天是她的生日,我一心惦记着她咳嗽的老毛病,我只记得在每年冬天她都会犯这老毛病,我对她咳嗽的印象掩盖了她的生日。还好我们家的人都不注重生日,我们也不太注重物质,爸爸是个画家,但朴实得出奇,他对衣着的品位非常差,我还记得从小我们家也很少有额外的装饰,他对材质以及装修的学问并不敏感,他只关注画布之内的事情,物质世界对他来说是幻象,生日也属于物质范畴的东西,就像一切法定节日,生日也只不过是幻象——经济状况、家庭危机、儿子们的前途这类事情在爸爸看来才是真实的,才是值得记住的东西。生活只为我们这样的人打开了一条缝,可是这是最重要的缝隙——我们介入世界的锋利的入口。

我继承了爸爸糟糕的记性,尽管我很少能记住他说的话,以及他对我的教诲,我只记得他的嗓音,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业余民歌手,我始终相信20年前武汉歌舞剧院与爸爸所在学校的联合演出中,吴雁泽嫉妒过他,我时常这样对朋友们吹嘘我爸爸。

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一直在歌唱,在画画的时候,在工作间歇,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在悲伤的时候,在抱着我的时候歌唱,从小我耳边就不缺少音乐,不是乐器而是人声,我在爸爸绵延的歌声中长大,我学会他所有的歌,现在我写作时总有歌声在萦绕,正如爱默生所说的:“即使没有人同我在一起,在我读着写着的时候,我也并不幽静”——歌声有可能来自最近我所迷恋的歌唱家,但更多时候是爸爸的嗓音,有时则是对他小时候的嗓音的想象。我讨厌我没有爸爸那么好的嗓子。我记不住他说的话,但记

得住他的嗓音和歌声。

可有一阵我写的东西需要特别多的引语，因此要求我尽量记住别人说的话。这就对记忆力的要求特别高，那一阵我离开书房简直就无法写作，我必须临时去抄书，这也是那时候我害怕旅行的原因之一。在路上写作、在陌生的、没有藏书的酒店房间里写作让我觉得很无助。瓦特·本雅明毕生的志向就是写一部完全由引语镶嵌而成的著作，这需要他把一个巨型图书馆背在背上。

我承认那时文章中的引语的确是过多了——这样的文章我都从本书中删除了——现在您所读到的这些文章，引语的数量还是适当的，有时我甚至会将自己的话杜撰成他们说的话，这本书某些文章中引号中的话是那些作家并没有说的。

所以我承认这本书中收集的读后感存在虚构，虚构是误读的重要结果之一，虚构作品的本质无非是：当你接触到一个故事，你产生了写另一个故事的冲动。这本书是读后感，是书评集，但同时也是小说的雏形，它类似于凡高在进行真正创作之前所进行的素描练习，是对人性的初步描绘和对人的狂野想象的尝试性的控制。

我无法接受大多数教条以及一切套话，这个时代的许多理论家使生活变得僵硬、毫无艺术感和神秘可言，他们只不过是拙劣的幻想文学作家，但他们却试图去概括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罗兰·巴特一样，是个“反系统”的人，正如苏珊·桑塔格在有关巴特的论著《回到写作》中对这类人的分析：

“……克尔凯廓尔、尼采、维特根斯坦就属于这类人……（他们）斥责系统思想的荒谬……蔑视系统的现代形式是反对法则、反对权力本身的一个特征……他们是自身意识的品味者，贬低‘系统的硬化症’。”

对系统思想的拒绝导致《书与画像》中文学批评的部分都是即兴的，世界为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重新启动一次。我在谈到哈代小说扉页中的地图时写道：

“当我们沉浸在这张不完整的地图里——就像我们沉浸在任何一部作品里一样，作为整体的文学史消失了，现在世界上好像就只有这么一个作家——这是作品阅读的本质体验——作品本身恰好是文学史最大的敌人，作品本身的魅力与文学史的系统价值恰好是互相抵消的……”（《哈代的地图》）

因此每一部作品都并不生活在文学史里。每一部作品都生活在别处，都生活在它自己的世界里，只有文学史自己才生活在“这个社会”，因此文学史反而是最无价值的社会学。

我个人认为，如果《书与画像》中所有关于文学的文章加在一起可以被视为一本记传体西方文学史的雏形，它又是一本过于主观的、个人化的文学史，它是作家、书的画像，也是我本人的画像，它尽量避免客观，尽量避免用各种“主义”，以及“能指”或“所指”这样的词，还尽量避免用“绝望”、“荒诞”、“西方文化”这样的词，在很多地方它还扭曲了正经传记中的事件，《书与画像》看起来不太经得起考据——但一定经得起推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通过《书与画像》到达我的目的地——也就是通过阅读接近写作、接近文学：当我写出经不起考据但经得起推敲的文字，那是文学本身。

在与李皖先生的通信中，我们就此进行了讨论：“事物究竟是否仅仅是它所是”，我们至今在“主观性”方面存在分歧：他在某一封信中相信“一个作家应当将头颅悬在城门上”，而我则宁可“将头颅悬在内心”——但至少他逐渐相信我是真诚的，他是对我充满善意的朋友之一，他总是强调：“你可以写得更好”，正如保罗·瓦莱里所说的：“永远要成为有潜力的人”。这些话都让人觉得生活真有帮助。

我热爱文学。这在文学繁荣而仍有尊严的旧时代将只不过是虚弱的想法，但在目前这个奇怪的时代，这个被豪·路·博尔赫斯形容为“伤害和侮辱人的时代”，这个丧失了庄重、丧失了讲述严肃

主题的勇气的时代，这个语言败坏的时代，却变成较为难得的想法。

这本书用庄重、干净的文字写成，因为我完全禁止调侃的、讽刺挖苦的、插科打诨的、腐败的流行语言进入她，唯一的例外是在《国内旅行家》中出于对凯鲁亚克的模仿而说了一句脏话。

除了写作，在日常生活里我将自己归于弱者的行列，我懦弱、没有坚强的意志，我为了逃避高考而选择被保送到一所普通的大学。

只有写作时我才觉得自己是强者，觉得自己勇猛无畏，像个男子汉，写作是我生活中的高峰体验之一，我逐渐开始清晨起来写作，我认为这样最让人觉得不堕落。

我越来越发现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想到这我就能很好地摆脱一切虚荣心、一切功利的目的，想到这我就能很好地摆脱世俗的道德约束。

在生活里我道德感不强，经常爽约，经常忘记自己的承诺和誓言，但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道德的人。有篇文章叫《我对当代哲学的看法》，你现在永远也读不到它了。这是一篇亵渎的文章，尽管如果你能允许在涉及严肃的哲学探讨的文章里出现虚构它就是好文章，我伤害了路德维克·维特根斯坦，诋毁了一个因为已经死去而无法捍卫自己的人——我不想让我的虚构对任何人造成伤害，这是我的道德底线。

由于前面所提到的记忆力的问题，我还是个特别见异思迁的人，我容易忘记自己的感情，我的妻子和亲人、我的挚友们都对此表示了莫大的宽容，我必须不断重新爱上我爱的人，不断重新喜欢上我所喜欢的朋友才能维持爱情与友谊，这是我保持忠贞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如此。

但我相信一个弱者最终会变得强壮，特别是当写出自己的第一本书，一个弱者会更加强壮，就像爸爸当年最爱唱的《木鱼石的传说》的歌词所说的：“它会给懦弱者以勇气，只要你懂得它的珍贵

.....”

写作是我最自由的时候，一个人在自由的时候也是正直而坦率的，我只有—种写作状态，我忠于它，因此对待任何性质的约稿我都用同—种腔调说话——即使那是一封读者来信，或是给中学生杂志写文章，即使那时候我的确经济上很窘迫，需要钱，指导我写作的力量也只能是同—种利比多，而不是某种机智的“营销策略”。所以本书的每篇文章都享受着发白作者内心的平等。

因为我坚信：即使你可以偶尔欺骗别人，也不能在任何时候欺骗自己，我可不想在任何时候让自己感到丝毫心虚。写作是我唯一不想投机的事，我不急于成功，因此这些文字伴随着作者均匀的呼吸，就像你在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录音里听到的呼吸声，我迷信地以为：这种不紧不慢的生活态度将使我活很长时间。生活的确进展相当慢，如果你珍惜它的每时每刻。

和写作—样，阅读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大部分时间在室内度过的人写作的最重要起点。同时阅读还不断帮我摆脱嫉妒之苦。弱者的最大痛苦不是怯懦而是嫉妒，我嫉妒比我强的人，而失明的博尔赫斯骨子里—定嫉妒视力健全的人，我嫉妒那些现在已经写出很多作品的人，我嫉妒那些比我更敏锐、更机智、更善于叙述、更勤奋、更懂得生活、更勇敢、更懂得去爱的人，包括许多比我年轻得多的孩子——但阅读缓解了我的嫉妒心：当我把自己当成读者、而非写作者时，我把这些作家和作品当成生活奇迹的一部分。我迷恋这些奇迹，我享受生活。作为—个好读者，我既虔诚，又如此懂得享乐。

我热爱那些有个人魅力的、性感的作家。当然这些魅力和性感应该主要表现在他（她）们的作品中。他们在读与写的时候肯定动用了身体—切器官——当然也包括性器官——但如果—个人仅仅调动性器官又反而是最糟糕的，因为你没有用脑子。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写作时张开了一—切毛孔，成了—个完整的人，她回到了笛卡尔二分法以前的时代，回到了文艺复兴最初时

候,当身体和灵魂还没有分开,肉体和精神之美享受着健康的平等。

这本书的书名借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用过的文集名字,这既是对她的敬意,也包含了我真实的想法:我希望将她的工作继续下去,我还希望继续巴尔扎克以及豪·路·博尔赫斯的工作——阅读并叙述世间的一切。

我对这些作家怀着可与性欲匹敌的激情。他们中有很多人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他们属于除了这个时代之外的一切时代,《书与画像》激发您重新去阅读历史、阅读经典名著、阅读过去、阅读人类其他时代的冲动;试图建立旧书、旧思想、旧的故事、旧的时代与您的联系、试图恢复过去与现在的绵延关系;试图证明那些遥远的、疏离的、甚至已经荡然无存的东西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我热爱这个世界,热爱它的所有美貌、它所有的神秘之处。我当然渴望旅行,28岁以前我旅行不多,但总有一天我会环游世界的,如果最终无法环游世界,我也会拼命地想象自己在环游世界。我热爱想象,它是一切灵魂最后的出口,没有人能剥夺它,同样无法剥夺的还有一个人写作与阅读的能力。旅行,特别多的旅行。那动人的推背感,那动人的一耸之后,列车启动,飞机倾斜爬高,思想开始运转。旅行良好地比喻着写作与阅读。

《书与画像》是我自2002年初至今在《经济观察报》阅读版开设的专栏,作为该报设计总监,我在工作之余坚持将它写下去,在一份经济报纸开设这样的专栏并不是不道德的,因为商业是一种文明,一种胸怀,文学、艺术、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它的一部分;同时文学又是一切知识的桥梁,《书与画像》这个专栏——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形容的一个大学的文学系的作用——“帮助我们从容地回忆一切知识”。

我相信自己在这个世界并不孤独,这个信念帮助我活下去,并且不断地认识新的朋友,当我第一次收到台湾读友给我寄来的德·波顿的《爱情笔记》的英文原版,并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一篇文章

的时候我非常高兴——被人们需要、被人们信赖总是最让人开心的事情。

《书与画像》为我个人——如果有可能也是为我亲爱的读者们——创造了一种文体，一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求知欲的文体，一种永远吸引我继续写下去、继续读下去的文体。它对于克服求知所遇到的重复、厌倦的情绪有着很好的疗效。对我个人来说《书与画像》永远也写不完，它永远是开放的，如果读者允许，我希望在每一年都出一个续集，只要我活着。它永远会吸引我去发现生活中神奇的东西。

邹 波

二〇〇三年元月十五日于北京东郊

# 目 录

|              |    |
|--------------|----|
| 通过误读接近写作(自序) |    |
| 与达洛卫夫人散步     | 1  |
| 不是我,是博尔赫斯    | 4  |
| 时间旅行         | 7  |
| 凡高的习作        | 10 |
| 玻璃球游戏        | 14 |
| 国内旅行家        | 18 |
| 谨慎           | 21 |
| 化名奥林匹亚       | 24 |
| 比利·埃里奥特      | 28 |
| 美国的幽灵        | 30 |
| 历史的同时代人      | 33 |
| 诺贝尔奖的幽灵      | 37 |
| 哈代的地图        | 39 |
| 1984 年作文札记   | 42 |
| 伤感的旅行        | 45 |
| 忠贞           | 48 |
| 萨特的童年        | 51 |
| 危险的夏天        | 54 |
| 命运交叉的阅读      | 57 |
| 第三种现实        | 61 |
| 玫瑰之名         | 63 |
| 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   | 66 |

## CONTENTS

|            |     |
|------------|-----|
| 1907 年的毕加索 | 70  |
| 霍克尼案的有关控诉  | 77  |
| 流浪者        | 80  |
| 新加坡旅行指南    | 83  |
| 我们的威尼斯     | 86  |
| 格拉斯童话      | 90  |
| 书的主人       | 94  |
| 彩票与传记      | 97  |
| 鲍豪斯的艺术     | 99  |
| 乘磁悬浮列车飞行   | 101 |
| 俄罗斯的飞行史    | 105 |
| 仍在讲故事的人    | 108 |
| 日本盒子       | 111 |
| 谁害怕金字塔     | 115 |
| 防守         | 118 |
| 间谍         | 121 |
| 偏离         | 124 |
| 时间的终结      | 127 |
| 旅行与艳遇      | 130 |
| 毕加索的鸽子怎样飞翔 | 132 |
| 妈妈的农庄      | 137 |
| 警察故事       | 140 |
| 战时的新闻与正义   | 143 |

# 目 录

|             |     |
|-------------|-----|
| 恐怖笼罩媒体      | 148 |
| 发达工业时代的媒体设计 | 152 |
| 轻逸的力量       | 156 |
| 青春的流放者      | 158 |
| 少年的爱情从何处来   | 160 |
| 勇气          | 162 |
| 被禁止的华尔兹     | 164 |
| 2001 年与我的左手 | 168 |
| 语言避难所       | 171 |
| 当诗为背德者辩护    | 174 |
| 《良友》的态度     | 176 |
| 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 179 |
| 完美的演讲       | 182 |
| 私人采访        | 186 |
| 上海星期五       | 191 |
| 欢迎收听“进步前哨”  | 195 |
| 下午三点        | 196 |
| 独奏          | 198 |
| 东区的晚祷       | 203 |
| 说吧,纳博科夫     | 207 |
| 文学史的最后的一幕   | 212 |

## CONTENTS

## 与达洛卫夫人散步

一切内心活动都是病态的

有些东西看来永远无法验证：比如，1923年6月中旬，伦敦的某一天，摄政公园的水池一带究竟喧闹还是寂静；从维多利亚大街是否听得见赛马奔腾的得得声、板球拍的轻扣声；那架广告飞机在空中写的字到底是不是“太妃奶糖”；还有，接近中午的时候，一辆黑色汽车在邦德街发生了轮胎爆炸，车上乘坐的究竟是女王、威尔士王子还是首相……

在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达洛卫夫人》里，我们很难确认这些事实，因为这时我们正同一位心事重重的女士结伴逡巡在伦敦街头，我们被关在她的内心，就像乘坐闷罐车穿过伦敦，车上有个喇叭，时不时地通报一下到了哪里，大概发生了什么事，天气有什么变化，这是一次被动的旅行，我们其实什么都看不到。

这位女士名叫克雷丽莎·达洛卫，我们的女主人公、晚宴的女主持人，这次与读者的结伴旅行一定让她想起30年前和彼得·沃尔什在圣詹姆斯公园散步，那个自大的男人，兴趣只在于政治、世界的动态、瓦格纳的音乐，对周围的景色以及克雷丽莎视而不见，他看起来对她早就不耐烦了——那他又怎么能爱她呢？他仅仅想完全占有她，但女人结婚难道不就是为了自由吗？——在婚床的隔壁，她需要自己的一间屋，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那是女人的外壳，她躲在其中，准备永葆青春——而要永葆青春，用王尔德的话说：“就必须将年少时候的傻事重做一遍”——结婚难道不正意味着有机会将年少时候的傻事重做一遍吗？——在自己的房间里，像15岁时那样可以一丝不挂地跑来跑去，这个野丫头，在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偷吃食品柜里的鸡，偷男人的雪茄抽，如果听见有人按门铃就吓得像小鸟一样飞回了自己的房间……

为了自由，克雷丽莎和理查德·达洛卫结了婚，这桩婚姻赶走了自负的追求者彼得·沃尔什，同时也将新郎留在了门槛边——达洛卫夫人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结了婚之后就再没有了婚姻，生活里也不可能出现其他的男人，那窗帘下的靴子只可能是死神。

要想闯进达洛卫夫人的私人房间就和闯进伍尔芙小姐的小说一样困难——作为一个男性的闯入者，你不仅需要割去生殖器，还必须化为一阵风、或者是变成沙子，才能钻进这贝壳，在那篇著名的宣言——《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在对贝内特式的写实主义大加批评的同时，伍尔芙小姐也许有句话始终没说出口：小说可以不必有人物；作家的经验可以不必人格化。而当生活像沙子一样，钻进贝壳，作为贝类的一种代偿活动，她写作，她蜷缩在贝壳里，倾听海浪，作为回响，她写作。

伍尔芙小姐在她的贝壳里，似乎永远一身黑装，只有领口和袖子有白色的花边，作为一个悄无声息的女人，她对整个男性世界做出回响……人们认为，《达洛卫夫人》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回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贝壳中阅读《尤利西斯》令她堕入了可怕的情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傲而矜持的伍尔芙小姐无法摆脱那个猥亵而粗鲁的声音，那声音产生强烈的共振，以至温德海姆·刘易斯在1934年考证认为，《达洛卫夫人》大量抄袭了《尤利西斯》，同样产生共振的还有其他的男性魅力：T.S.艾略特的晦涩，D.H.劳伦斯的细腻，E.M.福斯特的美感……在深夜，斯坦恩这般温柔的死者时常占据她的心，而惠特曼在她眼里则是“一束孤立的野火”，有些时候，她忍不住舍弃“牛津和剑桥所燃烧的知识生活的大火”，与这美国男人私奔……

伍尔芙小姐并非女权主义者，她由衷地钦佩男人的智慧，但她似乎有个执拗的想法：文学一定可以按照性别对称的——正如她猜测莎士比亚一定有个妹妹——也就是一个女莎士比亚——任何男作家都有个神秘的女性对等者，因此世界是需要重读的。二战期间，当伦敦遭到夜间空袭，伍尔芙小姐躺在床上，她认为在这些

夜晚,男人们都停止了思考,都在天空中与德国人作战,而女人们则独守空房,女人们老觉得自己手无寸铁,女人们手里仅仅拿着防毒面具,但女人们希望代替男人思考……轰炸之夜是重读世界的好时机。

让我们仍然回到1923年的伦敦,并且让我们真诚地忍受和一位奇怪的女士重游伦敦,还记得彼得·沃尔什的教训吗?你有足够的耐心吗?你放下交易所里一天的工作,和这位女士偷得浮生一日闲……她并不一定要成为克雷丽莎·达洛卫——不必要成为一个人,她是伍尔芙小姐吐出一团日常生活里的气流,“一片薄雾,散布在人们中间”,或者“像把刀子,插入每件事物之中,同时又置身局外,袖手旁观。她看着过往的出租车,内心总有远离此地,独自去海边的感觉。”她如此虚无缥缈。

作为一个读者,你被关在达洛卫夫人的内心里,这可不是个什么好地方,人的内心并不是什么好地方。一切内省、一切内心活动不都是病态的吗?这里有一个女人的“憎恨,缺乏性灵的雅量,甚至还有恐怖……”,有时候是邪恶和偏狭在导游,叙述者的自我掺杂进来……在《倾斜之塔》中,伍尔芙小姐比较了19世纪与当代的英国作家,她认为前者由于生活稳定而悠闲,从未想到在作品中揭示过自我;后者则开始让自我介入到小说中——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作家本人不再能保持生活与人格的完美——灾难,尤其是战争,令许多年轻人忍受着疯癫、忍受着创伤写作,与华兹华斯不同的是:他们是在痛苦中体验痛苦的情感,而不是在宁静中回忆——作家自身遭受的毁灭性打击再也不是写作可以阻挡得了的。1941年,德军炸毁了伍尔芙小姐在伦敦的住宅和出版社,不久她于苏塞克斯的罗得米尔投河自尽。

最后补充一点,“三一律”被认为是古典主义最荒谬的规则,因为事件怎能按天来发生呢?但达洛卫夫人作为一个在一天之内陷入连贯沉思的女人,其沉思将随着睡眠和梦而中断,因此无论发生什么,内心活动都将按天进行——这也许是本小说运用“三一